

台湾易容作品集

浪

子

美

人

剑



上

远方出版社

易容武侠作品集之④

浪子·美人·剑

①上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戈 弋

封面设计:刘 念

浪子·美人·剑

易 容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新乡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章:24 字数:600千 插页:6

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000册

ISBN7-80595-465-8/I·192 定价:29.80元(全三册)

内 容 提 要

一个小小的赌场，便是整个江湖的缩影，胜利者当然是属于那些功力高绝、财势雄厚的人。赌场上也与江湖中一样充满诡谲、奸诈，同样也变幻莫测。

浪子的剑快，浪子的赌技更好，可是浪子的遭遇却并不平坦，有美人相伴时，那迷人的春光能冲淡点血腥和悲哀么？

家仇、国恨，生死情仇，有时候根本就不可能说出谁是谁非。

时势造英雄，江湖草莽也能像岳武穆一样千古留名吗？

目 录

第 一 章	神勇候之死	1
第 二 章	四夫人赌场受挫	25
第 三 章	客棧易主	48
第 四 章	名 医	72
第 五 章	客棧设谋	95
第 六 章	浪子·美人	118
第 七 章	赌场显身手	141
第 八 章	小顾失陷	164
第 九 章	豪赌 赌命	187
第 十 章	五月花设伏	211
第十一章	杀手阻击	234

第一章 神勇侯之死

“锦城丝管日纷纷，半入江风半入云。”

四川素誉为天府之国，实以成都盆地为其骨干，成都自古为一花城：别名蓉城，因后蜀主孟昶曾命市人遍植芙蓉，盛花时节，四十里如锦秀。

此时，正值隆冬时节，掌灯时分。

但见路上行人无不重裘加身，行走匆匆，皆不愿在街上多耽搁，只想寻一处温暖的地方蔽身。

唯一例外的，却见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穿着甚是单薄，不过一件青衫，便在街上晃荡着。

当他走到城内最热闹的街上时，就有不少熟人向他打招呼。

“辛兄，很勇哦！这么冷的天气还穿这么少！”

“不平，快来老李的摊子喝两杯，驱驱寒。”

“浪子啊，你好久没来咱们这儿泡茶啦！”

“浪子”辛不平，一一向他们回了礼。

叫的最凶的，是对面“暖香院”的姑娘们。

“哟，辛爷，您怎地这么久没来捧场呀？”

“是嘛，咱小桃红可想您想得紧哩！”

辛不平对这些姑娘摆了摆手，轻笑道：“各位姑娘，我最近比较忙，没空去捧场，过两天一定去。”

那叫小桃红的干脆跑了过来，拉住他，嗲声道：“辛爷，我不管，今儿个您一定要来让小桃红侍候。”

辛不平哈哈笑道：“今天真的不行，改天吧！”

说着，还不忘在小桃红的丰臀上轻捏一下。

不愧是浪子，风流得很。

小桃红还想再发嗲，辛不平已将一锭银子塞在她胸前，顺手又摸了两把。

“别闹了，回去等吧！”

小桃红眼见已有进帐，也就不再纠缠，抛了几个媚眼，叮嘱辛不平早点来看她，便又像花蝴蝶般，飞向别的男客身上去了。

辛不平则晃进巷中的一家小酒馆里。

酒馆虽小，但酒好质醇，自是吸引不少行家上门，十来桌的座头，已差不多客满。

辛不平总算赶上最后一副座头。

点了几样下酒菜，又要了两斤花雕，他已自斟自酌起来。

就听邻座两名眼眶深陷，皆有黑眼圈，一看就知严重缺乏睡眠的男子，在嘀咕着。

“有够衰，连赌两个通宵，居然没赢半道，输得脱底。”

“我比你更衰，本来还赢了二百两，没想到最后一道，连本带利一次输光，简直气得快吐血了！”

先前那人又道：“小王，你看那‘银月赌场’会不会有问

题？怎么咱们每次去都只输不赢？”

小王道：“不会吧！人家‘银月赌场’的后台老板很硬，不可能干这种事，老陈你若不放心，咱们下次换一家赌好了。”

老陈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还是换一家，我比较安心。”

辛不平听了两人的牢骚，便想到“银月赌场”去瞧瞧。

“浪子”辛不平走进了“银月赌场”巡了一匝。

他冷眼四瞧，目光有如一头寻缝觅隙的老鼠，只见赌场共分十六个大桌，各桌都有庄家在招呼着。

骰子、牌九、红宝、马杂、百家乐……。

每一张桌旁，均站着密密麻麻的赌客，连鸡爪都难插进去。

宽敞的大厅，四周划切成二十四个小厢房，每间都是玉屏风隔间，可以看出那是用来做麻将馆兴梭哈间。

最后，他在一张骰子赌台前停了下来。

天气虽然很冷，可是灯光下的人头在烟雾缭绕中都是冒汗。

“浪子”打量了一下这张骰子赌台上的每一个赌客，只有那个叫小八子的头上的汗水一清二楚。

不错，谁头上的汗珠多，汗水多，谁面前的银子一定少。

可是对小八子来说，却正好相反。

他头上汗水虽然冒得多，面前的银子银票却也不少，不但不少，而且堆积如山，若要估计，差不多有上万两。

小八子今天似乎在走运，一连闯过八关。

这是银月赌坊的破天荒纪录，难怪他兴奋若狂，汗出如

浆。

反倒是坐在下家的一个叫小顾的，输得面前只剩二锭碎银，秤秤还不到二十两，只是他依旧气定神闲，头上一滴汗水都没有。

难道小顾他输得不多？

其实他输得还真不少。

他是王员外家里的护院，收入甚丰，月薪二百两，过年过节另有打赏，是一份很好的差事。

这场赌，输掉了过年王员外发的赏金及正月份预支俸禄，都已全部输了出去，而且输得有点冒火。

因为庄家赔了上家小八子的大注，却专门吃自己的小注，难道自己这么衰连庄家两把三点都赶不上？

“下注，下注，要下就快下。”庄家又在吆喝了。

庄家是个满脸是肉的大胖子，虽然连输八把，输给小八子近万两银子，脸上依然皮笑肉不笑，仿佛毫不在乎。

小八子把面前银子往前一推，押了三分之一出去。

“妈的，手气这么好，还不多下一点，小八子，你是猪脑袋呀？”

“对呀！小八子你时来运转啦，干什么不乘胜追击，打落水狗呀？”

其他的赌客开始起哄，七嘴八舌怂恿小八子加注。

小八子想想也对，又推了三分之一出去。

小顾看看自己面前孤零零的二锭碎银，干脆也推到上门去。

同时，对小八子笑了一笑，道：“沾沾光”。

可是，他的一对眼神却注视着庄家一双肥手，紧张地等待着。

这情形，全都落在“浪子”辛不平眼里。

此刻，庄家大声的吆喝：“好，我亦来个豹子。”

“呛啷”一阵清脆的声音，骰子在碗里打转，慢慢地停了下来。

嘿！二个六、一个三，他娘的，又是一个三点。

小八子哈哈一笑，对着庄家做了个鬼脸，道：“大胖子你是人大点子小，怎么老掷三点？”

庄家冷冷一哼，道：“三点也是点，你要赶得上才好，掷过才知道输赢！”

“好！”小八子洋洋得意道：“我小八子今天是人小点子大，看我的。”

小八子连嘲带吹，抓起骰子，口中喊了声：“豹子”！手用力往碗里一掷。

这次骰子三转四转，停了下来，满桌同声叹息，小顾也看呆了。

原来，这次小八子掷出来的，竟是“么二三”。

庄家把银子往自己面前一扫，道：“我说吧，三点亦是点子，财神爷不会永远跟着一个人的。”

小八子气得眼睛朝小顾一瞪，骂道：“妈的，真是扫把星，来一次就倒霉。”

赌钱的人都迷信，小八子就差一点指着小顾鼻子骂。

接着，把面前所剩的银子银票往前一推，站起来狠狠道：“老子孤注一掷，大胖子，掷吧！”

“且慢!”小顾伸手把小八子面前银子,挪到自己面前,道:“我扳位。”

“小顾,你这是干什么?”

“背城借一而已!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?”

小顾道:“你掷你的,如果赢了庄家,我输给庄家,我赔你银子,反过来,你输了,我赢了,这些银子就是我的。”

小八子道:“你赔得起吗?”

“你怎么知我赔不起?”小顾哈哈一笑,道:“赌有赌规,尤其是玩骰子,你使什么性子?”

小八子一拍桌子,道:“好,庄家,掷!”

庄家皮笑肉不笑的抓起骰子,用力往碗中一掷,口中喝道:“豹子!”

这次,他手刚放未收刹那,小顾出手如电,敲在他腕脉上。

庄家只觉得眼前一花,手腕一麻,“呛啷”骰子响声中,碗里本该只有三粒骰子,现在却多了一粒,变成了四粒。

就在众声哗然中,庄家脸色已是一变。

小顾一翻手,抓住庄家手腕,冷笑道:“好啊!扮猪吃老虎,这次给老子逮着了是吧?”

庄家怒声道:“你明明栽脏,反倒打一耙,说我玩假。各位评评理看!”

小顾冷冷一哼,道:“三粒骰子变成四粒,还敢发狠耍赖,老子先揍你。”

手腕轻轻一翻,胖得像猪似的庄家,“哎唷!”一声,凌空

跌了出去，跌倒在一张赌牌九的桌子上。

“哗啦啦！”桌倒人翻，整个银月赌坊，刹时间乱成一片。

有抓银子的，也有混水摸鱼而引起争吵打架的，还有动刀子的。

混乱的场面中，赌场的管事闻讯已急奔出来，暴喝一声：“全给我住手！”

赌场的管事一边吆喝，一面指挥手下兄弟进场排解，同时问道：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乱哄哄的场面终于静止下来，掷骰子的庄家连滚带爬，向管事陆魁数说刚才的经过。

陆魁浓眉一皱，人头攒涌的赌场里，那还有小顾的影子。

小顾人呢？

他在乱哄中，溜出了银月赌坊，寒风使得他脑中一阵清醒。

沉迷麻醉时，他脑中空洞洞的，但每当清醒时，心中就会隐隐刺痛。

这重刺痛，他想忘记，可是，烙印在心灵上的创伤，又怎能忘得掉呢？

感怀身世，他又唱起时常唱的那首歌！

“锥处囊中，何日现锋镝？

珠掩尘土，光岁时辉耀？”

歌声方落，一声吆喝，已自身后响起：“站住！”

四五条人影，疾驰如来，把小顾团团围住。

为首的就是银月赌坊的管事陆魁浓眉怒目，手中横着

一柄月牙刀。

小顾停步，气定神闲，毫无惧意，道：“原来是陆管事，什么事？”

陆魁指着小顾鼻子，叱道：“你捅了漏子就想溜？”

小顾耸耸肩，冷冷道：“乱糟糟的场面，不溜还能干什么？进赌场是想赌，赌不成当然只有走。”

陆魁冷笑道：“赌奸赌诈不赌赖，你输不起，还搞了场这明明是要赖，今天再放过你，银月赌坊往后怎能做生意？”

小顾道：“嘿！怎么？玩假的不成，还想玩命？”

陆魁厉声道：“银月赌坊就的凭是公道二字，现在就向你讨个公道。”

小顾淡淡道：“怎么讨法？”

“回场子去，当众认罪给陆某磕三个响头，这对你是最宽大的处置。”

“要我认罪，门都没有，先拿五万银子过来给我赔罪还差不多。”

陆魁双目一瞪道：“好小子，你还敢要钱？”

小顾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为什么不敢要，我至少已输了上千两的银子，加上该赢的没有赢，五万两不算多。”

陆魁厉声道：“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上。”

银月赌坊的保镖一挺兵刃，渐渐向前逼近。”

小顾稳如泰山，屹立不动，目光一转道：“陆老大，真想玩命啊？”

陆魁满脸杀机道：“今夜不废了你，陆某今后还能混吗？”

小顾大笑道：“好，好，素闻夺你在江湖上有‘月牙夺命’之称，现在顾某就领教你的月夺三夺命。”

陆魁此刻是真动了杀机。

以往，他碍着小顾是赌场的常客，而且又是王家大院的护院，同是江湖一脉，所以虽恼小顾常在赌坊闹事，亦抱着能忍则忍之心。

如今居然叫上了阵，心中在想，凭一个护院，能有多大功夫。

是以小顾话声一落，他月牙刀一圈，已递出一招。

刀光若闪电，“呛”的一声，火星四迸，这一刀竟与手下下一柄单刀架在一起，眼前已失去了小顾的身形。

“月牙夺命”陆魁在刀上也浸淫了二十年，从未遇上这种情况。

心中方自一惊，倏觉得喉头一紧。

小顾的手臂已自背后挟住了他的脖子，低沉的语音，在耳边响起：“陆老大，夺命三刀亦不过如此，看情形你得先准备棺材啦！”

陆魁神色惨变，心中虽怕得要死，但嘴里还是逞强：“你敢杀我？”

“为什不敢？嘿！嘿！杀你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！”

陆魁色厉内荏，语声颤抖：“你最好想一想，银月赌坊的背后还有个王侯庄。”

这句话似乎很有效，小顾的手臂一松，顺手在陆魁背后轻轻一推。

陆魁踉跄冲出三步，急急转身，横刀当胸。

只见小顾哈哈一笑道：“别拿王候庄压我，今天放过你，是看在李二爷份上，下次你再敢出刀逞凶，我可就不卖这份人情，叫你趴在棺材里！”

“姓顾的，你好大的口气！”

宏亮愠怒的话音，随风传来，小顾转目一看，只见黄衣飘飘，现场立时多了一人，正是名震武林，一王四候中的“神勇候”刘辉。

小顾微感一怔道：“原来是‘神勇候’刘爷，刘爷是不是想插手架这场过节？”

刘辉厉声道：“银月赌场是王候庄的生意，我不管谁管？”

“哦！我倒没有想王候庄的生意还包娼包赌，但不知刘爷要怎么管？”

“明日清晨，来本庄请罪，否则，最好连夜离开成都，别让我再看到你。”

刘辉说到这里，向陆魁一挥手：“走！”小顾大声道：“好，明日清晨，我就跑趟王候庄，会一会名满武林的金如意。”

月明深夜星移。

刘辉独坐大堂对面那座照壁之前。

在他的身旁，有一张紫檀矮几，几上，放着一壶酒。

壶已空，杯中仍有酒，握在刘辉的右掌。

这杯酒，斟下已很久，才喝去少许，刘辉在斟下这杯酒的时候，已一些喝酒的意思都没有。

现在他甚至已经忘了这杯酒的存在，目光并没有落在这杯酒之上。

也没有落在什么地方，他的眼睛虽然睁得大，其实什么也没有看见，也非独目光如此，血气仿佛都已凝结。

现在，他正陷入沉思之中。

夜风从门外吹入，风中带着杏花的清香，也带来远处零落而低沉的更鼓声。

已经是三更。

方敲响三更，刘辉呆滞的目光，就仿佛灵活起来，他那仿佛已冰封的面容亦有了变化，冷冷的突然一笑：“已经三更了。”

语音一落，他霍地举杯，仰首一口，饮进杯中余酒。

冷酒就像是冰刀一样，刺入他的咽喉，他混身的血气，亦仿佛因为这一口冷酒的刺激回复正常。

旋即他脱手掷出那只酒杯。

“叮当”一声，酒杯碎裂在地上。

几乎同时，衣袂声响，一条人影飞鸟般在堂前空落下。

一落下，身形立即就稳住，稳如泰山。

是一个年约二十，身穿一袭天蓝色衣服的青年。

堂中灯火辉煌，堂前也在灯光笼罩之下，灯光辉映中，刘辉的目光，不停的打量来人。

只见此人猿背蜂腰，唇红齿白，点漆双睛，黑白分明，神光奕奕，有若朗星，英气逼人。

如果用潘安来比，潘安了也要逊三分。

因为潘安只是传说，面前站的可是真实的人。

年轻人也是盯着刘辉的脸庞。

四目交投，似剑一样交击在半空。

年轻人首先开口：“你就是‘神勇候’刘辉？”

刘辉淡然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！”

“很好！”

“不好！”

年轻人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也知道不好？”

刘辉面寒如水道：“你就是‘浪子’辛不平？”

“正是。”辛不平说毕，大踏步走上堂前石阶，走进堂内。

刘辉“霍”地一拂袖，一张素白信笺从他的袖子里飞出，刀一样飞向辛不平。

“浪子”辛不平同时停下脚步，抬右手，拇食指一开一合，“嗤”的正好将那张信笺夹在两指之间。

那张信笺，竟然像刀一样继续抖动。

辛不平脱口道：“好一手摘叶飞花！”

右掌一挥，那张信笺从他的指间飞出，半空中突然碎成了无数片！

刘辉看在眼里，心头一凛道：“你更好”。

“否则我也不敢来找你。”

“信是你送来的？”

“在信末写有我的名字。”

刘辉目光一寒，道：“高倬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什么人也不是。”

他与你既非亲，又非故，为什么你要替他出头？”

他与你既无仇，也无怨，为什么你要杀他满门老幼？”

“因为他藏有碧玉蟾蜍。”

辛不平冷冷一笑道：“不光是为了这对碧玉蟾蜍吧？恐